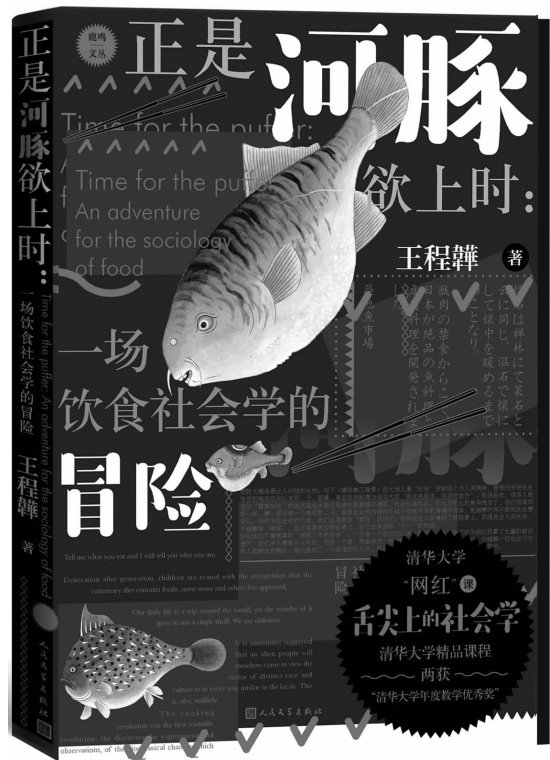


从吃肉和脚气的关系说起



《正是河豚欲上时：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
王程韡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12月

迷上微信养生的母亲不知在哪里看到一个帖子，说市面上能买到的肉都是瘦肉精催出来的，还有不少的重金属残留，所以要改吃素。那么年纪的人，还有糖尿病，缺了不吃肉自己就没办法合成的那种必需氨基酸，可怎么办？满脑子里想着个通俗点的故事，情急之下倒是祭出一个日本人不吃肉得脚气病的故事：

“话说当年明治时期的日本，极力推行军人的均衡饮食。不但在白米和腌菜之外加了很多的蛋白质与蔬菜，还让所有人都吃一样的食物，不管他们故乡在哪。可惜军方的高层就是不想接受西方饮食，特别是坚持不吃肉。结果陆军和海军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脚气病患者。脚气病会导致肌肉无力甚至萎缩，以至于1878年6366名海军官兵中有1522人就在服役期间得了脚气病，动弹不得，更不要说打仗了……”

“天下还有这等怪事？脚气病早就有了……再说日本人打不了仗不是挺好？”

我竟无言以对，只能作罢。不过母亲主动说起天下和脚气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倒是颇为有趣。天下，曾一度是（甚至现在也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世界观；而脚气，就代表了我们对不同世界的想象。

我们总是以己度人的。或者，说得更含蓄点，人类习惯于将不能对象化的自我作为衡量他者的尺度。正如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在《哥伦布大交换》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梅毒一样的坏病肯定都是外国的鬼才会得的。

意大利人称它(梅毒)法国佬病，结果这也成为梅毒最通行的外号；法兰西人称它是那不勒斯症；英格兰人则称它是法国佬病、波尔多病或西班牙佬病；波兰人称它是日耳曼症；俄国人称它是波兰佬病，等等。中东人叫它欧洲脓疱，印度人叫它法兰克人病(指西欧)，日本人叫它葡萄牙佬病。早期众人赐予梅毒的大名，洋洋洒洒，可以写满好几页纸……

中土之国也不会例外。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在没去过任何其他地方之前，我自然是把我所在的县城看作是天下的原点。

县城虽小，可也分三六九等。稍微有了点地理方位以后，父母就告诉我三道街[gāi]有一座“中心塔”，那就是城市的中心。是水塔还是灯塔已经忘记，只记得它很高，水泥做的。显然，我对这个被称作中心的塔式地标毫无兴趣。在被拆除之前，塔的周边除了邮局没有任何可吃、可玩的商业设施。反倒是头道街有一个“商业大厦”，虽然不能时常去买东西，更没有什么能买给我的好吃的，但楼梯间的哈哈镜成了我陪父母逛街的一个动力。每次到了哈哈镜面前，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拉也拉不走。父母不放心我自己在那里玩，无奈也只能驻足观看，陪我傻笑。对我而言，县城真正的中心是被当地人称作“五小铺”的一个露天菜市场。菜市场除了卖肉、卖菜，

总有一些摊贩头脑活泛，烤个玉米，煮个毛豆，都是小朋友们的最爱。要是运气好，还能碰到凉糕(即日本的豆大福)和豆面卷(即北京的驴打滚)的小贩。吃上那么一个，不光是肚皮，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跟着绽放了。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也算一个，可惜不会像“五小铺”一样总是充满惊喜……总之随便抓一个小朋友来问，再怎么数都不会数到中心塔的。直到父母带我去姥姥、奶妈家串亲戚，我“中心”的观念才随之改变——不过那也是后来的事。

县里有一个老火车站，听老一辈人讲建成于1903年。据说是俄国人设计的，屋顶上还雕着龙。不过我看到的时候，却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好——甚至比我们小学校舍的平房还差一些。不过穿过日本人造的木质的铁路天桥，坐上每天一趟的绿皮火车到孟家屯(长春南站)，再转一趟有轨电车，早早就到姥姥家了。长春是吉林省的省会。不过这些和我也没关系。我觉得长春好，一个原因是那里有一个偌大的南湖公园，比我们小县城的儿童公园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冬天的时候还有冰灯。偶尔去那么一下，仿佛年夜饭的餐桌上父亲又搞出什么新菜品一般惊喜。另一个自然就是姥姥家，那个被大人们称作“一宿舍”的地方，不断刷新着我对美食的各种期待。

姥姥和舅舅、舅妈住在一起。舅舅和舅妈又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过年的时候聚在一起，早餐注定只能热剩菜，熬个白粥就草草了事。不过我们远道而来专程拜年，总要区别对待一下。区别的方式就是在上述残羹的基础上，专门拿出为我们准备的哈尔滨红肠，切成薄片，摆在盘里作为调剂。那个时候，县城里怎么可能有这种高级玩意儿。小卖部里虽然也有一种东西叫火腿肠，但除了外表也用塑料袋裹上了红色，却丝毫不和火腿靠不上边。吃起来粉粉的，没嚼劲。哈尔滨红肠就不同了：吃进肚里还唇齿留香。有了它，什么样的剩饭剩菜也都忍了。午餐同样值得期待：一道保留菜是肉酿白菜卷，取猪肉、香菇和木耳为馅，用烫好的白菜做皮，卷起来上锅蒸。咬一口，肉汁顺着菜叶的纹理流进嘴里，甚至有些时候还会肆意爆开、溅到脸上……那种感觉只有吃过才知道。另一道保留菜是炸粉鸽子。粉鸽子就是一种绿豆做的薄饼，相传是慈禧太后用膳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搁这”，被人误解才因此得名。粉鸽子本可以炖、炒或者蒸着吃，但过年了就一定要包馅来炸，炸它个外焦里嫩。两道保留菜都要用到肉馅，每次也就要多备出一些。尽管大人们出于安全考虑，总想把我隔在厨房之外，但我还是扒着门，用鼻子拼命分辨出香味之间细微的差别，听着哗哗的油炸声。那一刻，时间都仿佛静止了……您说，我怎么能不喜欢这个地方？

相比之下，奶妈家就太村了。奶妈家的确住在村里。不过好在村子建在一条岔路上，过往的人多了，就在农历逢“二、五、八”三天形成了自发的集市，也算是热闹。过年回去，长辈特别是姑姑们总要精心准备，过年的餐桌总是少不了纯天然、纯绿色的各种食材，什么松江的活鲤鱼，笨养的走地鸡，应有尽有；就连米饭都是用烧柴的大锅蒸成的。可我不喜欢：除了咸鲜味道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而且肉总会炖得特别柴。于是，在这个地方，我开始吃火腿肠了，有时候也吃方便面，好在奶妈家就开了一个小卖部。父母觉得我还是应该正经吃饭，不能辜负了长辈们的一番心意。可爷爷奶奶却总是护着我，说：“吃吧，吃吧，家里就是干这个的，难得孩子爱吃。”

所以在我的心中，中心、半边缘与边缘，高下立见：姥姥家所在的长春是绝对的中心——尽管那让我魂牵梦萦的红肠、白菜卷和粉鸽子跟它的省会身份无关；五小铺、校门口小卖部，包括奶妈家都可以算得上是半边缘，毕竟这些地方都还有我爱吃的零食；倒是百无一用的中心塔却成了绝对的边缘——也许它存在唯一的好处就是坐上离它不远的火车站里的火车，可以去到比它更好的地方。

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体系，也终究由火车打破。6岁那年的夏天，父亲单位工会有一次组织集体旅游，可以自费携带家属。父母商量后，决定把我带上。结果，我就变成了整个团队里唯一的小孩儿。还是从我们那个老火车站出发，还是走那座咯吱咯吱响的天桥。不同的是，这次要出远门，不是通勤车也不是始发站，硬座车厢里人们挤得像成熟的玉米棒里被叶子包裹着的籽粒。

说君子(48)

(三)朋友有信的意义以及君子之道。“诚信”一德之所以受到儒家的高度重视，甚而宋代哲学家程颢明确指出：“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河南程氏遗书》)，是因为诚信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主体，即“朋友”间相处的道德原则，而君子则是通过朋友间的讲习而相互得益，相互快乐。“君子以朋友讲习”(《周易》语)，此之谓也。

要回答为什么君子要与朋友一起讲学习道、为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会感到快乐等问题，那就要注意到朋友之间所遵循的“诚信”之德。在儒家思想文化中，许多道德都是用来调适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换句话说，儒家许多道德的德目都是用来解决“人伦”问题的。孟子概括出五伦及其各自应该遵循的德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大学》列出了三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礼运》归纳了与孟子有点不同的“五伦”及其各自应该遵循的德目，又称为“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敬，十者谓之义。”如果我们足以留意的话，会发现在这些“人伦”关系中，唯有“朋友”一伦是双方共同遵循一个道德的德目，那就是“信”。不像其他所有“人伦”关系中，责任的双方是要遵循着不同的道德德目的，例如，父要慈，子要孝；君要仁，臣要敬(忠)；夫要义，妇要听。慈孝对应于父子；仁敬对应于君臣；义听对应于夫妇。也就是说，朋友双方都以同样的“道理”而待之，而其他的人伦的双方则以适合自己的德目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即使用了不同的德目以实现所谓“各得其宜”的目的。其中最基本的观念是强调他们的“别序”，即差异性和秩序性。所以《论语-八佾》才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彼此之间的相互忠诚、相互信任、相互信任构成一个特殊关系体系，那就是“朋友”。“朋友有信”，此之谓也。因为朋友双方必须遵循共同的道德，找到一个共同所要尽的责任，所要接受的道理和情感都是一样的，所以更可能实现彼此之间的情感共鸣。如果我们再给它概括和抽象的话，“朋友有信”呼唤的是一种“平等”的精神！从这里我们似乎也能对中国近现代有些思想家为什么从整体上那样猛烈地否定和批判中国传统伦常纲常的同时，还专门指出了“朋友有信”一伦的进步性和可取性，其重要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认识到“朋友有信”所具有的平等精神。人与人只有在平等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彼此的尊严和快乐。这也就是为什么《周易》那么讲究“君子以朋友讲习”，为什么孔子那么重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为什么曾子那么强调“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啊！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孔颖达语)。朋友的志同道合正是建立在他们的“诚信”基础之上的。而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本质规定亦正是在于他的“诚信”。诚如孟子所说：“君子不亮，恶乎执？”(《孟子-告子下》)“亮”通“谅”，诚信的意思。也就是说，君子不诚信的话，又怎么能保持品行和节操呢？在儒家那里，“朋友有信”往往正是通过“君子”这一主体来加以体现的。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是说，君子把道义作为行事的根本，依据礼节来实行它，用谦逊的言辞来表达它，用诚信的态度来完成它，这才真是君子啊！《大学》说：“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所以君子在没有行动之时，本来就时刻怀有恭敬之心；在没有言谈之时，本来就时刻怀有诚信之心。荀子说：“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荀子-荣辱》)所以君子对人诚信，也愿意别人相信自己。荀子还说：“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荀子-儒效)是说，所以君子没有爵位也高贵，没有俸禄也富有，不说话也取信于人，不发怒也威严。《礼记》说：“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礼记-缁衣》)所以君子总是少说话而去做，以实际行动成就他的诚信，这样人们就不能夸大自己的美好而缩小自己的丑恶。

要之，“君子信以成之”“君子不言而信”“君子者信矣”“君子以成其信”“君子言足信也”“君子言思信”“君子必忠信”“君子者言忠信”……儒家这些经典中所表达的意思，如果给它们一句话概括就是“朋友有信”。如此也就与“朋友有信”实现了融会贯通，合而为一。由此可知，存在于“朋友有信”中的平等思想也通过“君子有信”的思想得到了丰富、得到了加强。

内容简介

《正是河豚欲上时：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是一本从饮食角度切入的社会学普及读物，把“心灵和自我、文化秩序、世界体系、资本逻辑、民族国家、(逆)全球化、健康主义、风险社会、记忆/想象、社会独存”这类术语，糅进吃吃喝喝的故事里，让味觉来引导读者边“尝”边“看”。故事以外，丰富的注释也为读者准备了进一步研究充分的文献线索。每一个小故事都不长，希望的就是读者能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一窥究竟，再慢慢思考。本书的基础是清华大学精品课程“舌尖上的社会学”，文字流畅灵动，不乏幽默，并配有精美的手绘插图。

作者简介

王程韡

1982年生，吉林省公主岭人。清华省公主岭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美食爱好者。2016年自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访问归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舌尖上的社会学”课程。该课程曾入选“学在清华本科教育主题展”，获清华大学年度教学优秀奖，并获得清华大学精品课荣誉称号。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87)